



黄安丛书

长篇小说

CHANGPIANXIAOSHUO

凶年

梁水泊 / 著



上

时代文艺出版社

凶 年

(第一部)

梁水泊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凶 年

(第二部)

梁水泊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blue-toned photograph of a stone wall. A window with a white frame and curtains is visible in the lower right. A dark silhouette, possibly a person or a structure, is perched on the top edge of the wall. The title '凶年' is written in large, stylized white characters with a black outline.

凶年

梁水泊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凶年》 梁水泊 著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石淑梅

时代文艺出版社 850×1168 毫米 29.5 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字数:800 千字

河北省霸州市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000 套

ISBN 7-5387-0981-9/I · 938

定价:38.80 元(上、下册)

内容介绍

故事发生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北京，流浪汉混上了饭吃，还娶到娇妻，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出场了：剃头匠想借养女发不义之财，清末太监残留至今已显得不尴不尬，藏书家被书烧死，美妇人被官僚霸占，孟区长平生志愿化为一场梦——中国人又一次迎来沉沉厄运，凶神密布。

新一代少男少女迅速成长，懂得爱了。爱中既有真诚又有“残忍”。知识份子被趋来赶去，不知所措；“别无大志”的平民百姓只图安居乐业，却祸事频频。结仇者复仇，积怨者成忿，到这时已是积重难反。凶而又凶的大灾难降临了。

一百多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加之毋庸置疑的史实，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举目心惊的画卷。年之凶吉出自民间对年成的预测和评判，大凶大吉，凶后有吉，是为本书题意。

这部长篇处女作系作者六年时间完成，作品内涵深厚，意韵久远，感情浓烈，气质不凡，溶入其长时期的思考和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结构大开大阖，变幻神奇；语言泼辣洒脱，描摹如画——写至精细与高潮处，每每使读者情不自禁，拍案叫绝。是近年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

作者简介

梁水泊，1958年生于北京，1983年北大一分校中文系毕业，即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小姐》、《人的脚印》、《修鞋人的女人》、《面孔》、《假日的葬礼》等带有先锋意识的中短篇小说。1989年写作长篇小说《凶年》，历时六年完成。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石淑梅

内容介绍

《凶年》是一部再现五十至七十年代动荡生活的悲壮史诗，作者以独特的视点、全新的角度，用澎湃的激情铺陈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人心的复杂难测，政治的云谲波诡，斗争的惨烈残酷，性爱的扭曲变态，绘制成色彩斑斓的长篇画卷。必将成为世纪之交最为深重、醒世，也是最具艺术魅力的小说杰作。

时间跨度二十年，真切生动地撰述了每一个打着时代烙印的中国人各自命运和复杂天性。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身怀绝技的手艺人，清末残留的太监，目空一切的文士，励精图治的领导者，混迹官场的野心家，风流旖旎的美女，逍遥法外的淫棍，家庭妇女、私塾先生、学者和诗人，以及作为第二代的少男少女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闻所未闻的故事，无不使今天的人们为之震撼，发人深省。

作为艺术永恒的主题，作者并没有回避写性。书中写了肮脏的性和神圣的性。力图使我们看到，性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就会有不同意味。男女交往中涵容着多少兴奋、冲动、快感与领悟；当其成为一种被迫，又有多少酸楚的泪水。性的感官昭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体现出的社会和人生的价值。

目 录

第一部

第 一 章	毒日头·····	(1)
第 二 章	命中缘·····	(13)
第 三 章	诺言·····	(25)
第 四 章	保姆和流浪汉·····	(36)
第 五 章	御河的故事·····	(52)
第 六 章	在人的天堂里·····	(62)
第 七 章	尴尬夫妻·····	(77)
第 八 章	铁匠师徒·····	(90)
第 九 章	一物牵心·····	(101)
第 十 章	夫妻怕生嫌隙·····	(114)
第 十 一 章	疑愈添疑·····	(126)
第 十 二 章	跟老婆动刀·····	(142)
第 十 三 章	梦幻之初·····	(153)
第 十 四 章	结义父女·····	(167)
第 十 五 章	好景不长·····	(179)
第 十 六 章	丙午年·····	(191)
第 十 七 章	炼狱·····	(203)

第 十 八 章	不安的夜晚·····	(213)
第 十 九 章	从师·····	(223)
第 二 十 章	司炉英雄·····	(234)
第二十一章	白雪书香·····	(245)
第二十二章	梅花·····	(255)
第二十三章	红卫兵·····	(267)
第二十四章	一夜悲欢·····	(278)
第二十五章	焚·····	(288)
第二十六章	上学了·····	(301)
第二十七章	痴男怨女·····	(312)
第二十八章	寻靠山·····	(323)
第二十九章	自主不得·····	(334)
第 三 十 章	单身宿舍·····	(346)
第三十一章	冤家·····	(355)
第三十二章	丢帽的官·····	(368)
第三十三章	说冤·····	(380)
第三十四章	强入洞房·····	(391)
第三十五章	大帽子·····	(402)
第三十六章	肮脏的交易·····	(414)
第三十七章	美人计·····	(425)
第三十八章	忆苦思甜·····	(436)
第三十九章	武斗·····	(448)
第 四 十 章	新官不含糊·····	(460)
第四十一章	寒冷的冬天·····	(471)

第二部

第四十二章	春天奏鸣曲·····	(483)
第四十三章	第一个吻·····	(494)
第四十四章	阳光下的少女·····	(505)
第四十五章	情敌·····	(515)
第四十六章	执法者·····	(527)
第四十七章	防空演习·····	(539)
第四十八章	精神危机·····	(549)
第四十九章	年轻人的聚会·····	(560)
第五十章	心灵之光·····	(573)
第五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者”·····	(584)
第五十二章	失语的教授·····	(596)
第五十三章	乡野二重奏·····	(607)
第五十四章	去国·····	(617)
第五十五章	到农村去·····	(628)
第五十六章	母子厄运·····	(639)
第五十七章	辍学·····	(650)
第五十八章	就不走!·····	(661)
第五十九章	夜莺与蔷薇·····	(673)
第六十章	得罪了儿子·····	(684)
第六十一章	社会大课堂·····	(695)
第六十二章	说女人·····	(707)
第六十三章	谈哲学·····	(718)
第六十四章	除夕之夜·····	(731)
第六十五章	酒积·····	(742)

第六十六章	红墙里边的人·····	(754)
第六十七章	献身·····	(764)
第六十八章	恐怖·····	(775)
第六十九章	探监·····	(787)
第七十章	广场上·····	(799)
第七十一章	清明·····	(812)
第七十二章	4月5日·····	(824)
第七十三章	热血·····	(838)
第七十四章	埋葬·····	(851)
第七十五章	心的创伤·····	(867)
第七十六章	最后一个夏天·····	(879)
第七十七章	大凶之年·····	(891)
第七十八章	白茫茫大地·····	(902)
第七十九章	夕阳·····	(912)
第八十章	《爱的诗》·····	(926)

第一章

毒日头

那一年秋天，一声令下，要拆毁北京的大城垣。工程浩大，用工甚多，欲招募十万民工组织拆城大军。老百姓尚没有看报纸的习惯，霎时间，招工告示落雪片的一般飘满全城。失业人口很多，加之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不怕队伍集不起来。只见围绕告示人头攒动，议语纷纷，整个城池更是一派喧扬。不限年龄、籍贯、职业、出身，只要有力气就行。——不过，女性应征仅限于医生、护士、炊事员，不然住宿难以解决。住宿便是野营大帐，五十个人拥在一起。明确告知，薪水优厚，吃住全包，并且帽子、胶鞋、手套等劳保用品一律统一配发。当然了，那些人眼红心热，开始往大墙边的各个报名地点聚拢。报名时候有一项简单测验，城墙砖二十斤一块，要你搬得起四块。不然老弱病残真往里凑。于是有人先弄几块砖试试力气，当即大墙便给拆了一缺。不久，码头流浪的、街上行乞的、乡下厌弃农活的、工厂倒闭失业的、在职嫌工资微薄的、复员转业退伍一时又没处安排的，这些人齐聚到一起，由临时大本营统一编成军、师、旅、团、营、连、排，拆城工程就沸沸扬扬地开始了。……馒头、烙饼、烧酒、炖肉，一个

个热气蒸顶的汉子吃得顺嘴流油，护城河堤岸上厩的干屎跟天降的一片螺蛳似的。干活这才真不含糊，锹镐又把缤纷上阵，可谓摧枯拉朽。可怜哪，原说高十二米、宽二十米的大城墙，经不住弱女的一哭，到底是流传，而如今，众熙飘山，眼见得就是现实——几千年立于皇城周围的这座城垣，毁于一冬一夏……

不过说起来又很复杂：北京是否有几千年作为皇城的历史？现存的城墙究竟是哪一年修建的？一时难以论清。

原始群落聚居的时候，此地的名称叫做“蓟”。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文字记载，这里是燕国的都城，城墙约莫在这时开始修筑。战乱年代它当作行之有效的防御工事。若从那时算起，到如今拆城，当说有三千年。

秦、汉、魏、晋、十六国、北朝各代，前后八百载，蓟城虽不属皇城，却一向列为北方的重镇。隋、唐，曾两易其名，涿郡和幽州亦为重镇。至辽代，少数民族契丹，用铁蹄踏遍北京至大同一线的“燕云十六州”，遂将幽州设立为国都，称名为“南京”，又名“燕京”。“燕京”这名称已为现在所熟悉。这是一千年以前。

从那以后，金、元、明、清四朝代，沿袭选用这块地方作为都城。

不过，名称随朝代各作更动：金命名为“中都”，元改名为“元大都”。到了明朝，先取个“北平”的名字，朱棣继承皇位之后，更名为“北京”。清朝没有名称的变动。清朝基本承袭前代的衣钵，比如律法、皇城的建制，没有多大改变。彻底改变的是明人的发式，将头皮四周刮净，顶心留条小辫，表示“扫去四夷，定鼎中原”。

……这千百年，京城的位置做过几次迁移，城墙随之移动，有点像摆积木似的，拆拆摆摆。其理由各自不同。像金中都是将辽都的规模扩大，据说当时征调的民夫多至八十万，参加的兵工还有四十万。元大都是将一座豪华瑰丽的金都废弃，（史书记载，将

火焚城，时燃时熄，前后蔓延一月有余。）依其东侧以琼华岛为中心新建一座城池，耗资用工则不计其数。明朝永乐皇帝在北京建都以前，先进行十六年的修缮，拓展南城，压缩北城，重设了城垣。据说这次拆毁重建，最重要一条理由是为消灭所谓“王气”，避免它阴魂不散。明中叶以后，再次进行大规模改建，由四方形城池改作“凸”字形城池。明朝的经济从繁荣走向衰危以至枯竭，它大兴土木所耗费的资财实在太大了。后至清朝不再碰它。以最后一次（约于1553年），为了加强防卫，在城南加筑外罗城算起，今已四百余年。

此不过为北京城墙的简单来历。

中国在建造房屋时不很讲究严谨，门窗开得既大，又仅糊一层薄纸。安全措施凭借的只是围墙。皇宫内院的围墙便一如棋盘格子。从皇宫向外所设的围墙又如同一组套盒。墙直修到国境边上。木结构的房屋易毁易烂，围墙却纯粹土石制成，是万年牢的东西。至今春秋战国的文物几无存获，但要说城墙砖，就到城墙上扒去吧。城墙无论怎么迁移改造，旧有的城墙砖总是多多少少被利用上，已分不清秦时的砖、汉时的瓦了。

要说不说拆城之时有些学究唏吁喟叹、跌足不已呢，真可惜这件大古董！

有人建议，在位于京西公主坟一带，新开发一座城市，（便是传扬一时的“新北京”计划。）将这座旧城保存下来。不可谓不用心良苦。然则，因由种种，未被采纳。

这次拆城的原因是要解决交通问题，在城墙基址之上，连同填平的护城河，修建一条宽阔的大马路。……但是，城却好拆，待顺顺当当修出路来，那就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

关于城墙，再说也说不完的，它是国人的一个历史见证。本书为什么从它起头？

其一，拆城大军中单说一个流浪汉，他的暮年“发迹”的故

事，—— 只惜好景不长。更要讲到他的妻子、儿子的故事。他妻子一生含辛茹苦，结局仍两手空空，与儿子撒泪挥别；他儿子遂愿而生，可父母究竟能将何物与他？混沌世界将以何等面孔相待它所创造的生灵？一颗热腾腾怦怦跳动的心，何故叫它冷了？要写出他心灵全部的故事来。

其二，这位流浪汉趁便拣了几块城墙砖，在城西林中空地为自己盖了间小屋，不意引起众人的效法，一时间竟仿佛蝼蚁做巢那般，伐去树林建起了大片大片城砖房。同时，政府也因受他启发，利用城墙砖在城西乱脏岗子上构筑起大面积居民小区。然而，二十年后，发生一场始料未及的大灾难，这种权宜拼凑的茅棚住屋在灾难当中转眼夷为平地，—— 又正巧夜间，人还来不及惊恐，就深埋进另一个梦中去了。那是多么惨烈的一幕！……

此外，这个确如大梦一般的故事，还将列述一两个仁人志士，一两个流氓无赖，一两个书生才子，一两个酒色之徒，一两个性情真人，一两个凡夫俗子，一两个妍媚美女，一两个嫫貌丑妇……。

究其故事，年代并不久远，但人的特别擅忘，已是将它们忘记了。当然，还是忘记的好。也说明其可悲，一件想来如甘如饴的旧事，不管怎么旧，心向往之，谁能够忘记呢？不过，坏事，其坏得有了名，也要长存在史家的册子上。本书只将作者的亲历择出十数件来，缀成一个长篇，权作一个时代的注脚吧。

鉴于是那等年月——“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而散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孟子·梁惠王下》）谓之凶年。遂称那等年月亦为“凶年”当乎如此，观者便知。

已是到了拆城的后期，正当盛暑，天上下火似的热。太阳一早升到半空，闪着赤焰，直逼人的头顶，仿佛一架烤炙机器，欲要人里外熟透不可。赶去上班的人忙忙钻入厂房、办公室，将身藏躲起来，那将至中午，街道已是阒无人迹。这季节最苦了城墙

上干活的人，那火一下来，哪里藏躲，生生在头顶顶一口热锅，一当儿便叫炙得软了。

奋战八九个月，初时经历秋冬又春三季，天气无甚大碍，体力又尚在充足，那真有干活的样子。及至于今，人困马乏，到了强弩之末的时节，身子软得糖稀似的，简直的收拾不起了。夜里蚊叮虫咬，似这般暑热，觉睡不好，早上便轰不起来，懒洋洋，无精打采。早饭一吃，出一身虚汗，瞌睡又上来，那干活的力气半点都没有了。工地上歪着的、倒着的，偷空尽想窝在哪儿歇一歇。

各段工程都属于包工性质，必须定期完成。每段包给一个连队——从上到下均按照军队编制——连长就属大拿，责任和权利都在他身上——一般也为军人出身，是在册的国家干部。好坏要各连评比，奖金列出差额，相互之间时时刻刻紧咬着的。

可干到现在，给钱也实在发怵了。起初只当得多干多拿钱，不曾讲究节省体力，才有这会儿钱在招手，抓取不到的尴尬。再说，工程一完，不就没钱可挣了吗？——不少人还怀有这种心理。另外一样，当初发给的工装、鞋帽，穿到今天也大半已不成体统。这些人中单身汉多，家中缺人缝补浆洗，破了即破了穿，脏了即脏了穿，结果是败鳞残甲，一副行乞的模样。大城上下，至此便是这么一群疲惫褴褛之人蠕动着。

四师八连连长姓丘，当炮兵出身。头上习惯戴一顶军帽，只穿背心，手拄一根橛棍，呼前喝后。自然是出身的关系，好用一句口头语唬人：“我他妈崩了你！”他这话却含有将其开除的意思，每言至此，底下人还是真怕他。

但这样的日头，不是所有人的体质都扛得住的，有人一头栽下，再喊竟也喊不起来。怎么？中医叫“暑喝昏迷”。通常也叫“中暑”，这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丘连长这人真乃急性子，看看喊不起，自有他的妙法，即向裆中掏出他那个了屌子，管是当着多少人，只向他的头脸痛痛地